

性情

小說呂四娘 (二) (志存)

老尼偏素筵為之起病。飲及半老尼屏退侍者。遽起執婦手曰：「我與夫人深父。當無不可言之事。」我知夫人必有一段難言之隱。秘而未宣。且臥病時疊語頻來。雖言之未詳。受師恩至矣。師不問我亦欲盡言。余非他。呂留良媳也。余翁生平講學著述等身。滿齋胤禎乃摭拾遺著中語言。逮興文字獄。翁旣被戮尸之慘。余夫保中及子數人。俱處嚴刑。即近屬諸親。均無一得免。幸我於禍未作時。方挈四娘歸寧。聞耗即星夜奔逃。故間關至此耳。言已與四娘相對悲泣。復哀號曰：大仇不知何報也。老尼慨然曰：余雖方外人。對滿廩入據中原。久已腐心切齒。奈彼氣運正盛。故不願強爲耳。夫人旣抱彌天之冤。且勿

大抵皆復仇抱恨等語。今何妨一言其故。俾釋所疑乎。婦点首曰：余受師恩至矣。師不問我亦欲盡言。余翁生平講學著述等身。滿齋胤禎乃摭拾遺著中語言。逮興文字獄。翁旣被戮尸之慘。余夫保中及子數人。俱處嚴刑。即近屬諸親。均無一得免。幸我於禍未作時。方挈四娘歸寧。聞耗即星夜奔逃。故間關至此耳。言已與四娘相對悲泣。復哀號曰：大仇不知何報也。老尼慨然曰：余雖方外人。對滿廩入據中原。久已腐心切齒。奈彼氣運正盛。故不願強爲耳。夫人旣抱彌天之冤。且勿

滿齋已身首異處矣。隨侍者大擾亂。上白光一道迅疾如電。營然而來。言上遭急病。不能行禮。昇之還宮。母及老尼相慶于一室也。 (完)

滿齋已身首異處矣。隨侍者大擾亂。上白光一道迅疾如電。營然而來。言上遭急病。不能行禮。昇之還宮。母及老尼相慶于一室也。 (完)

述余與女戀愛事。且言某夕約會

於公園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

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

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

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

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

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

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

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

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

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

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

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

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

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時三早晨至開時一后午日每

五三壹麼矢 (話電)

◎兩巴掌

甲乙兩生。同學于校。朝夕與共。

女母俱全。執女去。撞其右頰。女

嘆曰。我識某女。頗復相得。某夕

才致未償所願耳。老尼慰之。勸

其姑俟。歷年餘。忽一日老尼亟遣

四娘行。曰。時至矣。其勿遲。四娘

既去。婦問曰。吾兒此行。其有濟

乎。老尼笑曰。適得一課。知此行

固不虛也。時胤禎方祭太廟。忽櫟

百端慰解。女心終不釋。以爲見撻

於愛人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

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

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

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

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

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

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

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

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

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

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

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

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

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時三早晨至開時一后午日每

五三壹麼矢 (話電)

◎兩巴掌

甲乙兩生。同學于校。朝夕與共。

女母俱全。執女去。撞其右頰。女

嘆曰。我識某女。頗復相得。某夕

才致未償所願耳。老尼慰之。勸

其姑俟。歷年餘。忽一日老尼亟遣

四娘行。曰。時至矣。其勿遲。四娘

既去。婦問曰。吾兒此行。其有濟

乎。老尼笑曰。適得一課。知此行

固不虛也。時胤禎方祭太廟。忽櫟

百端慰解。女心終不釋。以爲見撻

於愛人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

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

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

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

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

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

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

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

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

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

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

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

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

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時三早晨至開時一后午日每

五三壹麼矢 (話電)

◎兩巴掌

甲乙兩生。同學于校。朝夕與共。

女母俱全。執女去。撞其右頰。女

嘆曰。我識某女。頗復相得。某夕

才致未償所願耳。老尼慰之。勸

其姑俟。歷年餘。忽一日老尼亟遣

四娘行。曰。時至矣。其勿遲。四娘

既去。婦問曰。吾兒此行。其有濟

乎。老尼笑曰。適得一課。知此行

固不虛也。時胤禎方祭太廟。忽櫟

百端慰解。女心終不釋。以爲見撻

於愛人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

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

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

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

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

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

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

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

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

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

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

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

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

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時三早晨至開時一后午日每

五三壹麼矢 (話電)

◎兩巴掌

甲乙兩生。同學于校。朝夕與共。

女母俱全。執女去。撞其右頰。女

嘆曰。我識某女。頗復相得。某夕

才致未償所願耳。老尼慰之。勸

其姑俟。歷年餘。忽一日老尼亟遣

四娘行。曰。時至矣。其勿遲。四娘

既去。婦問曰。吾兒此行。其有濟

乎。老尼笑曰。適得一課。知此行

固不虛也。時胤禎方祭太廟。忽櫟

百端慰解。女心終不釋。以爲見撻

於愛人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

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

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

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

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

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

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時三早晨至開時一后午日每

五三壹麼矢 (話電)

◎兩巴掌

甲乙兩生。同學于校。朝夕與共。女母俱全。執女去。撞其右頰。女嘆曰。我識某女。頗復相得。某夕才致未償所願耳。老尼慰之。勸其姑俟。歷年餘。忽一日老尼亟遣四娘行。曰。時至矣。其勿遲。四娘既去。婦問曰。吾兒此行。其有濟乎。老尼笑曰。適得一課。知此行固不虛也。時胤禎方祭太廟。忽櫟百端慰解。女心終不釋。以爲見撻於愛人之前。此大辱也。余慰之不已。力撻其頰。俾薄憲也。余問余父。接函。果大怒。余則約女以時會於公園。屆時。故鮮衣美服。施施然過余父以出。余父潛尾余。余亦見之。旣與女會。談情甚洽。余貌爲鎮定。而余父突現。執余起。撻余之左頰。而向女鞠躬。乞女恕其唐突。余蓋深喜余父之中計也。女右頰被撻。余則左之。女當不辱矣。翌日見女。女竟晒余。謂余見撻於愛人之前。而不之抗。噫。天下女子。豈非皆類此者耶。乙生默然。無以應也。

是樓酒之好最大最區華埠雲

酒樓

</